

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第 11 讲， 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

© 2024 Kevin Frederick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 11 节，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

这篇布道的标题是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

它讲述了瓦尔多派的故事，以及克伦威尔和他的秘书约翰·弥尔顿如何在瓦尔多派遭受大迫害的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瓦尔多派得以幸存。不过，首先，我先看《哥林多后书》，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因此，既然我们从事这项事工是上帝的怜悯，我们就不会灰心。

我们弃绝了人所隐藏的可耻之事。我们拒绝耍花招或歪曲上帝的话语。我们公开陈述真理，在上帝面前向所有人的良心证明自己。

即使我们的福音被遮蔽，它也被遮蔽在那些正在灭亡的人身上。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的上帝蒙蔽了不信者的心眼，使他们看不到福音的光芒和基督的荣耀，基督是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不宣扬自己。

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自己是耶稣的仆人。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显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非凡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这是主的话。感谢上帝。17 世纪中叶，奥利弗·克伦威尔是英国最有权势的人，也许是整个欧洲最有权势的新教领袖。

克伦威尔率领英国新教军队在十年间屡次战胜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军队，其声望也使他登上了国家的最高职位。1653 年，他被选为英格兰护国公，统治英联

邦。在担任护国公的短短五年间，克伦威尔带领英国走向了有利于平民的民主原则。

在那短暂的时期，他还在瓦尔多派的生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克伦威尔是现代欧洲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部分原因是他是一位强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部分原因是他个性中具有强制性，这导致他的领导风格充满矛盾，在执行时，他的领导风格在残忍和仁慈之间摇摆不定。作为一名军事领袖，他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

克伦威尔在迫害他的敌人—天主教徒时也凶猛无情，尤其是在爱尔兰。另一方面，晚年时，他在议会中提倡对持不同政见的新教派别实行宗教宽容。克伦威尔对他的政治盟友表现出同情心，但对他的政治敌人也非常凶狠，在议会中羞辱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强迫政治对手投票支持他的政策。

要了解他如何迅速崛起以及他在瓦尔多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首先需要探讨 17 世纪 40 年代影响英国的问题。从 1540 年代到 17 世纪 40 年代，大约 100 年间，罗马天主教会为了响应新教改革运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自我改革，以应对新教主要神学家对他们的诸多批评，并试图吸引许多已成为新教基督徒的皈依者回归。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为反宗教改革。

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同时，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里，天主教会与欧洲各地的天主教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合作，以军事力量报复新教改革运动的广泛影响。在整个反宗教改革运动期间，以及在欧洲的几个国家，天主教军队发动了战争和屠杀，试图消灭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影响。在英国，查理一世国王的政策要求对天主教进行严厉的统治，以重新控制该国。

国王和他的支持者与新教控制的议会形成了强烈的对立。结果，1642 年，英国爆发了一场内战，起因是国家应该如何统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此时，克伦威尔已成为英国新教军队的主要军事领导人。

他和他的平民军队（新模范军队）被嘲讽地称为“圆颅党”，因为他们的发型很短，而且在议会中将主教和天主教徒（贵族）排除在上议院之外。反过来，

国王的军队主要由富有的地主组成，他们的士兵中有很一部分骑着马。新教徒熟悉西班牙骑兵，几年前曾对荷兰新教徒进行过残酷的迫害运动的骑士团，他们开始贬义地称查理国王的军队为骑士团。

英语中“骑士”一词的意思是“Caballeros”，这是新教军队广为流传的嘲讽性称呼。然而，查理一世国王喜欢“Cavaliers”一词，国王和效忠派骑兵很快便采用了“Cavaliers”一词作为军队的骄傲称号。在克伦威尔中将及其联合指挥官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的领导下，议会的 20,000 人新模范军已准备好迎战国王的骑士军。

克伦威尔的敌人认为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因此他用严格的清教徒式纪律来管理他的军队，包括每天唱赞美诗、听布道、不喝酒。保皇党人嘲笑新模范军，称他们为“面条军”，因为他们在祈祷时不断摇头，但清教徒式的纪律使新教军队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的军队。在与国王军队的一场又一场战斗中，新模范军取得了胜利。

1645 年 6 月 14 日，内战的决战在纳斯比爆发，克伦威尔的军队俘虏了 5,000 名战俘，缴获了价值 10 万英镑的皇家珠宝。他们还缴获了国王的私人信件，其中的内容表明国王对新教臣民的终极背叛。克伦威尔和议会中的新教徒义愤填膺，利用国王的私人信件谴责他。

克伦威尔胁迫议会签署了对国王的死刑令。他大声呵斥议会，向议会泼墨，甚至有一次，他还怀疑者的手按在纸上，直到他签字。国王的所有支持者和盟友都被禁止参加对国王的审判，这被称为“傲慢大清洗”。

铁杆的克伦威尔审判了国王，并判定他是一个暴君、叛徒、谋杀犯和这个国家善良人民的公敌。查理一世国王因其对人民犯下的罪行被判处斩首死刑。然而，这次处决对英国人民产生了警醒作用。

围观查理一世被处决的人群被镇静下来，震惊地看到他们自己的国王被处死。仅仅想到要处死一位英国君主就让普通民众感到不安，尽管他们不同意查理一世在位期间做出的许多决定。查理一世是唯一一位被审判定罪并被处决的英国君主。

查理一世被处决是英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而促成这一事件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新教徒领袖克伦威尔战胜了贵族，并对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宗教控制，这反映了克伦威尔深刻而严格的加尔文主义。查理一世被处决后，一系列投票导致君主制和议会上议院被废除，1649年5月，英格兰宣布为联邦。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克伦威尔在爱尔兰发动了残酷的军事行动，镇压了当地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起义。他的军队屠杀了整个村庄，对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让爱尔兰天主教徒对克伦威尔的名字一直心怀怨恨。在六年的英国内战中，克伦威尔领导的新教圆颅党在三十场连续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而骑士党却从未取得过任何胜利。

在长达六年的内战中，克伦威尔每次从战场上胜利返回伦敦，都会因其军事天才而受到广泛赞誉。因此，克伦威尔的许多追随者一再敦促他夺取英国王位，但他坚决拒绝，坚称加冕会违背他作为人民领袖以及民主和清教核心原则捍卫者所代表的一切。1653年12月，克伦威尔当选为英国护国公，接受头衔时，他穿着朴素的黑色服装，以免被视为加冕仪式。

身为军事指挥官的克伦威尔在政治权力的边缘，以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者的身份推动宗教改革。但当选为议会领导人后，克伦威尔在国内颁布了一系列温和的规则和进步的改革，将权力和机会重新分配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克伦威尔担任英国护国公仅仅16个月，同年5月初，瓦尔多派教徒在家乡发生复活节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了英国。

克伦威尔和他的秘书约翰·弥尔顿迅速作出了反应，很快，大屠杀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的新教国家。这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和瓦尔多派人民的交集，由于黑死病在17世纪30年代肆虐了整个科蒂安阿尔卑斯山脉的瓦尔多派人口，十六名瓦尔多派牧师中有十四人死亡，导致整个地区的全信仰社区缺乏精神领袖。

为响应日内瓦的援助请求，瑞士归正会从日内瓦神学院派出了14名新的法语胡格诺派牧师来填补瓦尔多教区的空缺讲道坛。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瓦尔多

教区（由能言善辩的瑞士归正会牧师领导）与天主教君主萨伏依公爵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萨伏依公爵将瓦尔多教区臣民视为宗教和政治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萨伏依家族日益压制瓦尔多教区在 1561 年《加富尔条约》中享有的自由。

到 17 世纪 50 年代初，天主教公爵对瓦尔多派臣民的宽容导致下令严格限制瓦尔多派教徒在他们家乡及其周边地区活动。超过 1,000 个瓦尔多派家庭已经扩展到他们家乡的边境地区，被迫回到后来被称为瓦尔多派贫民区的地理范围内。双方情绪激化，争执不休，萨伏依王朝很快作出回应，命令 4,000 名萨伏依军队在皮耶奈斯侯爵的率领下进入山谷，其未公开的目标是彻底驱逐所有瓦尔多派教徒，并让天主教忠诚分子重新定居他们的家乡。

皮埃奈斯是一位不择手段、无能的军事指挥官，他缺乏纪律的领导能力后来在执行针对瓦尔多派的命令时造成了混乱和暴乱。皮埃奈斯的萨伏依军队中还包括一队愤怒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心中怀着对几年前克伦威尔军队对爱尔兰天主教徒进行残酷迫害的报复心理。皮埃奈斯和他的指挥官们制定了一个阴谋计划，通过强迫每个瓦尔多派家庭将军队驻扎在自己的家中，并承诺将进行和平解决谈判，从而渗透瓦尔多派社区。

然而，驻扎在瓦尔多斯公民家中的士兵被命令于 1655 年 4 月 12 日复活节早上 4 点起床，并被命令屠杀瓦尔多斯家庭中的每个瓦尔多斯男人、女人和孩子。当天早上，卢塞纳山谷残忍地执行了这项命令，随后进行了三周的恐怖统治，导致瓦尔多斯家园数千人丧生。瓦尔多斯幸存者将消息传到日内瓦，复活节大屠杀发生三周后，消息传到了英国和奥利弗·克伦威尔那里。

克伦威尔下令以书面形式提交一份详尽的瓦尔多派大屠杀报告，以下是提交给克伦威尔的官方调查结果摘录。报告不分年龄或性别，甚至包括儿童。无论他们是富人还是穷人，受教育程度如何，随后发生的背叛事件都导致许多人的家被烧毁，而他们当时还在里面。

有的人被吊在地上，有的人被撕成碎片。有的人被砍伤，然后盐和胡椒被灌进伤口，他们又穿上了衣服。有的人被剥光衣服，和其他人绑在一起，从山上滚下来。

有的人被钉在地上，有的人被钉在木桩上。许多妇女被强奸，然后被砍头。孩子们被扔下山，有的被士兵撕碎。

婴儿被抛向空中，被一些士兵的长矛刺伤。他们到达卢塞纳山谷、佩利奇山谷后，继续前往秘鲁山谷、奇索内山谷和圣马丁-杰尔马诺斯卡山谷，在那里他们命令人们参加弥撒，否则将在 24 小时内被流放。当新教欧洲得知这场大屠杀的规模以及随后对瓦尔多派的三周恐怖统治的细节后，与新教结盟的国家的领导人和公民都感到非常愤怒。

克伦威尔的私人秘书是诗人兼作家约翰·弥尔顿。自 17 世纪 40 年代以来，弥尔顿一直在研究最古老的改革派教会——瓦尔多派。从他的研究中，他推测出这些教会与古代基督教真正教会的起源之间的联系。

在阅读了瓦尔登斯山谷目睹了这些暴行的目击者的报告后，弥尔顿从克伦威尔那里给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领袖们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命令，以争取道义和物质支持克伦威尔对萨伏依王朝施加巨大外交压力的战略。这些国家的反应迅速而有力。弥尔顿还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萨伏依军队所犯下的暴行，并对萨伏依王朝的领导层提出了尖锐而尖刻的指控。

欧洲新教领袖对公爵的统一而有力的反应是萨伏依王朝完全意想不到的。弥尔顿还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关于皮埃蒙特大屠杀的十四行诗，诗中写道：上帝啊，请为你的被屠杀的圣徒报仇，他们的骨头散落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上。即使在那时，当我们所有的父辈都崇拜木头和石头的时候，是谁让你的真理如此纯洁，请不要忘记在你的书中记录他们的呻吟。

你的羊是谁？在古老的羊圈里，血腥的皮埃蒙特人将母亲和婴儿从岩石上滚下来，他们的呻吟声让面纱加倍，一直延伸到山上，他们则飞向天堂。他们的殉难鲜血和骨灰，或者整个意大利的田野都平静下来，三重暴君从这些暴君中成长，并成百倍增长。谁早早学会了你的道路，谁就能逃离巴比伦的悲哀。

克伦威尔对瓦尔多派深感同情，并对萨伏依军队领导的瓦尔多派大屠杀的报道感到非常愤怒。他派遣了一位具有外交身份的特使塞缪尔·莫兰·图林爵士前往

新教英国各地觐见公爵。克伦威尔下令提交一份完整的报告，题为《送交英联邦护国公殿下文件集》，内容涉及居住在皮埃蒙特山谷的新教徒遭受的血腥和野蛮屠杀。

他下令将这份文件分发给每个新教教区并宣读。他还与其他欧洲领导人分享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与弥尔顿的十四行诗一起，使新教欧洲统一谴责萨伏依公爵对待自己臣民的方式。

克伦威尔还下令将 1655 年 6 月 14 日定为禁食、受辱和祈祷日，以纪念复活节大屠杀的受害者。同一天，克伦威尔呼吁人们慷慨解囊，救济那些受苦受难的瓦尔多派教徒，他们如果还活着，现在正带着妻子和孩子在饥饿、寒冷和赤身裸体中流浪。整个欧洲，大屠杀的消息和无数暴行故事的细节被广泛传播给民众，这些国家的公民敦促他们的政府对萨伏依王朝及其对自己臣民的残酷对待施加外交压力。

多国的迅速反应和对萨伏依王朝对待本国臣民的谴责令公爵宫廷措手不及。弥尔顿准备了一篇拉丁文演讲，由莫兰代为向萨伏依王朝发表。在演讲中，他抛弃了一切外交克制，对公爵对待本国臣民的方式怒不可遏。

以下摘录传达了这封信的基调。哦，被烧毁的房子还在冒烟，四肢被撕裂，地面沾满鲜血。天使们惊恐不已。

男人们惊呆了。天堂似乎也对垂死之人的哭喊感到震惊，大地也脸红了。处女被蹂躏。

同类相食。卧床不起的老人被活活烧死。婴儿被撞向岩石或被割断喉咙。

演讲中列举了这些和其他恐怖行为。莫兰在公爵法庭上宣读演讲时，最后说道：至高无上的上帝啊，请不要因为如此巨大的邪恶和可怕的恶行而寻求庇护或报复。

基督啊，请用你的血洗净这血迹。当时年仅 21 岁的萨伏依公爵查尔斯·伊曼纽尔二世本人在政治上无能为力。他的母亲皇家夫人掌控了局势，并代表萨伏依家族对这些报道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甚至法国也受到英国的压力，威胁要阻止两国签署单独条约，以敦促萨伏依王朝与瓦尔多派达成和解。但萨伏依王朝巧妙地拖延了任何谈判尝试。在等待外交和解期间，克伦威尔为了迫使瓦尔多派获得有利的结果，甚至敦促瑞士人对萨伏依发动攻击。

但瑞士人担心与萨伏依王朝发生内战，因为他们的几个南部州都位于萨伏依王朝控制的省份。几周过去了，新教外交官推动通过一项迅速条约。1655 年 8 月下旬，萨伏依王朝提出了一项休战协议，但最终勉强签署。新教外交官显然认为瓦尔多派的提议并不满意。

克伦威尔的行动被耽搁了，而且被他击败了。克伦威尔对外交失败感到沮丧，于是他向瓦尔多派难民提出，让他们重新定居在爱尔兰的土地上，而这些土地是他和他的军队几年前征服的。讽刺的是，这些土地以前属于爱尔兰天主教徒，而这些土地上的居民自己也被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众多地区的新教军队杀害或流放。

然而，瓦尔多派对于任何会让他们离开他们热爱的家园的定居计划都不感兴趣。后来反思。约翰·弥尔顿通过阅读当时唯一一本关于瓦尔多派的历史书（皮埃尔·吉尔斯撰写并于 1644 年出版）坚信瓦尔多派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 4 世纪君士坦丁对教皇西尔维斯特的捐赠。

弥尔顿和克伦威尔都坚信瓦尔多派是真正的教会，其起源于古代。他们对清教徒新教的深切热爱使他们相信，捍卫受迫害的瓦尔多派就是捍卫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本身。弥尔顿与新教国家元首的通信，加上克伦威尔在欧洲新教中果断而有力的政治领导，意味着欧洲新教也开始相信瓦尔多派也是基督教的古代守护者。

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对瓦尔多派的攻击就是对基督本身的攻击。换句话说，克伦威尔和弥尔顿都认为，捍卫瓦尔多派就是捍卫基督教的本质。

只有理解了这一事实，我们才能理解克伦威尔和弥尔顿对当时欧洲政治和权力的影响的深层意义。

在克伦威尔强有力的领导下，弥尔顿的才智和他通过笔触影响公众情绪的能力增强了克伦威尔的领导能力，新教欧洲团结起来，成为保卫瓦尔多派难民的强大力量。在当时，新教外交团结达到这种程度在欧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克伦威尔的个性以及他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中存在着矛盾和双重标准。

这位曾下令用残酷和毁灭性的力量摧毁整个天主教社区的军事领导人，在短短几年内就改变了主意，协调了英国每个新教教会的财政支持，并激励整个欧洲的新教国家进行政治干预，以保护受迫害的瓦尔多派。他作为护国公对 17 世纪英国寻求宗教自由的各个新教派别持宽容态度，这对英国宗教自由权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对议会中的政治对手的不宽容，无情地针对他们并公开嘲笑他们，展现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独裁者的策略。

克伦威尔对清教徒信仰的狂热，让他对自己对整个天主教社区的残酷对待和破坏视而不见。然而，克伦威尔生活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时代，当时罗马天主教会同样甚至更积极地屠杀整个新教社区。罗马天主教是新教的致命和危险的敌人，这一点从针对瓦尔多派的野蛮屠杀法案中可以看出。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没有表现出基督对彼此的和平。相反，双方都没有达到上帝和平共处的意愿。从许多方面来看，奥利弗·克伦威尔是英国一位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毫无疑问，在瓦尔多派 1650 年历史上最脆弱和最受威胁的时刻之一，他担任了瓦尔多派的护国公。

如果没有克伦威尔和弥尔顿在 17 世纪 50 年代末为瓦尔多派担任国际新教倡导者，瓦尔多派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将面临更加危险的未来。简而言之，克伦威尔是英国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个谜。在他的信仰核心中，他在上帝和人民面前保持谦卑，尽管受到许多政治人物和公民的强烈和持续鼓励，他还是一再拒绝接受英国王位。

尽管克伦威尔滥用权力对待政治对手，并对当时摇摆不定的政治家施加巨大压力，但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着眼于为平民推进民主。归根结底，在克伦威尔短暂的五年英国护国公任期内，以及在他自封的瓦尔多派护国公期间，克伦威尔为推动英国平民的民主原则所做的努力比英国君主或他之前的任何其他领导人都要多。同样，在反宗教改革高峰期，他和约翰·弥尔顿为提高新教欧洲对瓦尔多派及其事业的迫害的知名度所做的努力比任何其他非瓦尔多派人士都要多。

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可以清楚地表明，这非凡的能力属于上帝，不属于我们。一个有趣的注脚，克伦威尔作为护国公，统治英国的前提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群众谋福利。近五年来，他强迫人民吃下虔诚的厚厚食物。

所有周日体育活动都被禁止，酒精饮料的销售也受到限制，不道德的犯罪行为会受到公开惩罚。17 世纪 40 年代，清教徒控制的议会对宗教的期望和限制包括禁止庆祝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是欢乐和欢庆的季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展示对全国天主教影响的完全控制，但这也是对人民实施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行为准则的结果。

1645 年，克伦威尔在纳斯比战胜了国王军队，此后，他和他的忠实追随者禁止了一切妨碍天主教的行为，包括将圣诞节作为欢乐的节日来庆祝。下面这首民谣是在纳斯比胜利后的几个月里创作的，它不仅反映了罗马天主教公民的反对，也反映了新教徒对 17 世纪英国清教主义的紧缩政策的抵制。它的名字叫《世界颠倒了》。

听我说，你就会听到，自从希律王、凯撒和其他许多人以来，这一千年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消息，你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消息。圣日被鄙视，新时尚被发明，圣诞节被赶出城，但我们却心满意足，时代哀叹。你看，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

智者欣喜地看到我们的救世主基督的诞生，天使们带来了好消息，牧羊人也欢呼雀跃，高歌不已。让所有诚实的人都以他们为榜样，我们为什么要被好的法律所束缚呢？然而，让我们满足吧，时代却在哀叹。你看，世界已经颠倒过来了。

命令已下达，我们必须服从，完全忘记，哦，圣诞节，杀一千人或收复一座城镇。我们将感恩和赞美，阿门。酒壶叮当作响，我们将大吃大喝，然后奇怪的想法就会涌现。

然而，我们知足吧，时代在哀叹。你看，世界已经天翻地覆。我们的领主和骑士，还有绅士们，确实意味着要抛弃旧时尚。

他们在门口设门卫，不允许任何人从右边进入。他们认为穷人进来是一种罪过；好客本身被淹没了。然而，我们满足了，时代却在哀叹。

你看，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仆人们确实坐在那里抱怨，认为现在是他们晚餐的时间了。管家仍然不在，否则我的夫人会保管钥匙。

可怜的老厨子在食品储藏室里寻找。哪里找不到善良？然而，我们知足吧，时代在哀叹。你看，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

最后，我来告诉你正确的消息。克里斯马斯在纳斯比之战中被杀。查瑞蒂也在同一时间被杀。

杰克·德尔特罗斯也同样在那时去世了。烤牛肉和碎肉馅饼、猪肉、鹅肉和阉鸡；找不到任何活路。然而，让我们满足，时代哀叹。

你看，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阿门。这是他在瓦勒度派历史教学中的伟大作品。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讲授瓦尔多派历史的课程。这是第 11 节，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